

元 滑伯仁 著
承 澹 盦 校註

校註十四經發揮

上海衛生出版社

元滑伯仁著 承澹盒校註

校註十四經發揮

上海衛生出版社

244.79
738
358
78

內 容 提 要

十四經發揮，为元代医学大家滑寿伯仁氏所著。滑氏在当时鑑于湯液盛行，針灸之道湮而不彰，經絡之學晦而不明，因此將內經中之經絡彙集精粹，得十二經及任督兩脈，考正其陰陽之往復，氣穴之會合，詳加訓釋，著成本書，共分三卷，其上卷为手足陰陽流注篇；中卷为十四經脈氣所發篇；下卷为奇經八脈篇；作为后世医家之规范。但是書未經四庫著錄，因此世不經見。

本書是針灸醫師承澹齋氏依照在國外覓得的十四經發揮古本詳校加注而成，俾便医家研習針灸經絡孔穴者作为参考之用。

校 註 十 四 經 發 揮

元 滑伯仁 著

承澹齋 校註

上海衛生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1670弄11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80号

蔚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3 5/16 字數 77,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統一書号 14120·94

定價 (10) 0.60 元

湯洗酸醱王注
 去液謂清液醱
 謂酒之房也
 張注云湯液醱
 醱皆謂醱也
 曰醱然則湯液
 者其即酒之
 發飲

自序

入正初明命

人為血氣之屬飲食起居節宜微爽不能無疾
禮記年時
 疾之感入或內或外或小或大為是動為所切
 生病咸不出五臟六府手足陰陽聖智者興思
 有以治之於是而入者於是而出之也上古治
 病湯液醱醴為甚少其有疾率取夫空穴經隧
七任五帝曰黃帝曰有刺有道半地信曰有通以多當其通是謂身之
 之所統繫視夫邪之所中為陰為陽而灸刺之
子邪氣藏於病於病
 以驅去其所苦觀內經所載服餌之法纒一二
後天行有衣底布能下無屬所用
 為灸者四三其它則明鍼刺無慮十八九鍼之
心者為心也
 功其大矣厥後方藥之說肆行鍼道遂寢不講

古本“十四經發揮”之原本自序縮影

(其中題眉與批註均是日本名家閱讀時之手筆)

自序	人は重氣之屬焉。飲食起居節宜微爽。疾無こと能不。瘵之人を瘵。	或は内。或は外。或は小。或は大。是病と爲。病を生所以爲。成五	臟六府。手足陰陽に出不。聖者の意思を興。以之を治すること有。	是に於。而人者は是に於之出。上古病を治すること。湯液調劑其少	と爲。其疾有は。華夫空穴癩癘の統業所を取。夫邪之中所。陰爲陽	爲ことを視て。之に灸刺して。以其首所を驅去。内經に數所を觀に。	服餌之法。機に一二爲者四三。其宅は則鍼刺を明にす。無慮十八	九鍼之功其大矣。厥後方藥之興。肆に行。鍼運遂に廢解不。灸法は
----	--------------------------------	--------------------------------	--------------------------------	--------------------------------	--------------------------------	---------------------------------	-------------------------------	--------------------------------

十四經發揮 上



“十四經發揮”在日本之日文譯本縮影

滑伯仁先生傳

滑君，名壽，字伯仁，自號爲撝寧生（以上見宋濂十四經發揮序），世爲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宦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君生焉（以上見醫學入門小傳）。後又徙餘姚（見中國醫學史）。篤實詳敏（句見揭汝難經本義序），好學能詩（句見中國醫學史滑壽傳）。習儒，日記千言，操筆爲文（三語見醫學入門），溫雅有法（見宋濂十四經發揮序），而又長於樂府（見醫學入門）。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客儀真，君從之學，授以素問難經。君卒業，乃請益曰：「素問詳矣！獨書多錯簡，愚將分象經度等爲十二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營衛臟腑，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或多？愚將本其意旨，注而讀之。何如？」居中躍然曰：「甚矣！子之善學也；速爲之！」（以上見中國醫學史滑壽傳）說者謂君之理識契悟過王氏焉（醫學入門曰：受王居中習醫，而理識契悟過之）！其後，又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盡得其術（以上見中國醫學史滑壽傳）。其學蓋倣於東垣李先生，精於診而審於劑，瘡痍起痼，活人居多（以上見劉仁本難經本義序），遂名於醫（見張嘉難經本義序）。故所至人爭迎致，以得其一言，定死生爲無憾（見中國醫學史滑壽傳）！江南諸醫，未能或之先也（二語見宋濂十四經序）。嘗因素問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之經脈，辭旨簡嚴，讀者未易即解；於是訓其字義，釋其名物，疏其本旨，正其句讀，釐爲三卷，名曰「十四經發揮」（以上見宋濂十四經發揮序）。自序之。其辭曰：「人爲血氣之屬，飲食起居，節宜微爽，不能無疾。疾之感人，或內或外，或小或大，爲是動，爲所生病，咸不出五臟六腑手足陰陽。聖智者興，思有以治之，於是而入者，於是而出之也。上古治病，湯液醪醴爲甚少，其有疾，率取夫空穴經隧之所統繫，視夫邪之所中，爲陰爲陽，而灸刺之，

以驅其所苦。觀內經所載服餌之法纔一二，爲灸者四三，其它則明鍼刺，無慮十八九，鍼之功，其大矣！厥後方藥之說肆行，鍼道遂寢不講，灸法亦僅而獲存，鍼道微而經絡爲之不明，經絡不明，則不知邪之所在，求法之動中機會必捷如響亦難矣！若昔軒轅氏、岐伯氏，斤斤問答，明經絡之始末，相孔穴之分寸，探幽摘邃，布在方冊，亦欲使天下之爲治者，視天下之疾，有以究其七情六淫之所自；及有察夫某爲某經之陷下也；某爲某經之虛若實可補瀉也；某爲某經之表裏可汗可下也。鍼之，灸之，藥之，餌之，無施不可，俾免夫頓蹙呻吟，抑已備矣！遠古之書，淵乎深哉！初學或未易也？乃以靈樞經本輸篇、素問骨空等論，哀而集之，得經十二，任督脈之行腹背者二，其隧穴之周於身者六百五十有七，攷其陰陽之所以往來，推其骨空之所以駐會，圖章訓釋，綴以韻語，釐爲三卷，目之曰十四經發揮，庶幾乎發前人之萬一，且以示初學者於是而出入之嚮方也。嗚呼！考圖以窮其源，因文以求其義，尙不戾前入之心。後之君子，察其勤而正其不逮，是所望也」云云。張鍾毓曰：「余讀滑氏十四經發揮，觀其圖章訓釋，綱舉目張，誠足爲學者出入之嚮方，而醫學之司南（四語本呂復十四經發揮序），滑氏此書，其爲醫塗之輿梁也歟（二語本宋濂十四經發揮序）！」後伯仁氏而興者，有薛良武氏焉。校正是書，而刊諸梓，欲以廣其傳也（四語見盛應陽十四經絡發揮序）。然仍爲四庫所未收，世不經見，反越海而之東邦，此豈非所謂禮失諸市而求之野者非耶？日人山本長兵衛尉氏，嘗於寬文五年乙巳時重刊之（文化年間，有八田泰興氏者，更譯之而爲和文焉，並經辰井文隆氏加以頭註），然則，吾道東矣！又嘗以越人八十一難，晝惟夕思，旁推遠索，作難經本義二卷（以上見揭汝難經本義序），其書首列彙攷一篇，論書之名義源流，引用蘇東坡、朱晦菴、項平菴、柳道傳、歐陽厚巧、虞伯生諸氏之說；次列闕誤總類

一篇（按闕誤總類一篇，據薛氏醫案本，係在彙考之前，而中國醫學大辭典則云其書首列彙考一篇，次列闕誤總類一篇，鍾毓所見之難經本義，僅爲薛氏醫案本，見聞寡陋，未敢臆測，故暫從中國醫學大辭典之說，而誌個人所見如此），記脫文誤字；又次有圖說一篇，爲圖凡十一，皆不入卷數。後疏本義（句出劉仁本難經本義序），析其精微，探其隱蹟，鈎其玄要，辨疑正誤，取衆人長，於是難經之書，遂辭達而理明條分而縷解矣（以上本揭汝難經本義序）！天台劉仁本爲之語曰：「得之可以趨黃帝、岐伯之庭，而問崆峒壽域。」（見劉仁本難經本義序）蓋由此而得窺素靈之奧云（揭汝云：素問靈樞之奧，亦由是而得矣）！所著除二書外，尙有素問鈔（近世所通行者，爲素問鈔補正，凡十二卷。明丁瓚因滑壽素問鈔歲久傳寫多僞，故因其舊本，重爲補正者也。壽所著之診家樞要，亦附於此書之末）。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凡一卷，論脈象及辨脈之法，頗有心得。此書有二本：一即附於明丁瓚素問鈔補正之後者，一即清周學海所評註，而列入周氏所評註之醫書中者）、痔瘻篇等，又嘗採諸家本草而爲醫韻，皆有功於世。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步行蹻捷，飲酒無算（以上見中國醫學史），卒於明洪武中。天台朱右，嘗撫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爲之作櫻寧生傳（見中國醫學史及宋元明清名醫類案滑伯仁先生小傳等），故其所著述，益有稱於世焉（見中國醫學史滑壽傳）。今餘姚武林間，蓋有滑氏之子孫云（據宋元明清名醫類案小傳）。

張鍾毓曰：「伯仁故家許，許去東垣近，故蚤爲李氏之學（據張肅難經本義序），既而從學王居中，上窺素難，旁極羣書，復得高氏鍼術之傳，知邪之所在，本內經湯藥攻內、鍼灸攻外之旨，病無所逃，廢者起，痼者愈，其業蹟不可勝計焉（按滑氏自序曰：鍼道微而經絡爲之不明，經絡不明，則不知

邪之所在，滑氏從高氏而得其傳，故能知邪之所在也。內經云：湯藥攻其內，鍼灸攻其外，則病無所逃矣。故曰病無所逃。揭法云：起廢愈痼，不可勝計，故曰：廢者起，痼者愈，其業蹟不可勝計也！而其所著述，皆能載道而行遠，利醫而濟民，豈世之僅以醫見業者，所能比擬其萬一耶？」
公元一九三六年三月，錫君張鍾毓謹傳於無錫安仁草廬中。

參考書目文獻舉要：

- 1 宋濂：十四經發揮序
- 2 呂復：十四經發揮序
- 3 滑伯仁：十四經發揮自序
- 4 盛應陽：十四經絡發揮序
- 5 日人，長澤丹陽軒主人：假名讀十四經發揮題言
- 6 揭法：難經本義序
- 7 張藹：難經本義序
- 8 劉仁本：難經本義序
- 9 丁瓊：素問鈔補正（診家樞要附）
- 10 李挺：醫學入門「歷代醫學姓氏」
- 11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
- 12 謝利恆：中國醫學大辭典
- 13 徐衡之等：宋元明清名醫類案「滑伯仁先生小傳」

滑伯仁先生傳後敘

滑氏既具活人術（陸宣公曰：此亦活人之一術也），遂以醫行。辨證審治，獨具卓識，青囊藥有神（羅洪先詩云：誰似青囊藥有神），所治靡勿瘳（書曰：厥疾勿瘳），皆多所全濟焉（句出華陀傳）。其診療蓋以婦人爲最多：嘗治一婦人，懷麟九月，病滯下，日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伯仁以消滯導氣丸藥下之，病愈而孕未動。此素問所謂有故無殞者是也。一產婦，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衆皆以爲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謔目竄，診其脈，絃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焰，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是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者也。伯仁診之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乃先爲清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從以張從政之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而諸證悉平。嗚呼！胎前未忌消滯，產後權用寒涼，此君之所異於世之醫，而世之醫所不能起者，必待君以藥之也。一婦月事將至，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必待水盡乃蘇。因之無孕。伯仁診其脈，兩尺沉澀欲絕，餘部皆弦急，乃曰：「此下焦有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主血海，任主胎胞，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痛作而寒熱生，濁下如豆汁也。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之藥，令先經期日，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而獲麟，此君之調經以種子也。一婦病寒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滿，不進飲食，伯仁診之，其脈，兩手沉結不調，乃曰：「此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腕，內服延胡桂椒，佐以茴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果得桴鼓效。此豈非所謂聚而散之者耶？一婦人病小便澀，中滿喘渴，脈三部

皆弦而澀，醫投以瞿麥梔菴諸滑利藥而祕益甚。伯仁診而告之曰：「水出高源，臆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何益哉！法當治上焦。」乃與朱雀湯，倍桔梗，長流水煎服，一飲而溲，再飲氣平而愈。又治一婦人，年六十餘矣，亦病小便祕若淋，小腹脹，口吻渴，脈沉且澀，伯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之法治之。」乃與滋腎丸，不數服而愈。此君之治婦人小便祕，迄未嘗一主滲利也。一婦人，懷軀五月，病咳嗽，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閱十餘日矣；脈浮緊，形體瘦，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當進以辛溫。致津液而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止矣。」卒如其言。一婦，體肥而氣盛，自以謂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盛，迫血上行爲衄，而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如癡，醫者猶以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伯仁見而謂之曰：「經不云乎？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即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始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病得霍然不再起。一婦年五十餘患瘧，寒熱涌嘔，中滿而痛，下利不食，殊困頓，醫藥罔效。伯仁診其脈，沉而遲，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而或者曰：「人疲倦若是，無能爲也矣。且下利不食，焉可下。」方擬進參附；伯仁曰：「脈雖沉遲，然按之有力，雖利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而病必不能已。」乃以消導丸，微得通利，覺少快；翌日再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調之，旬餘乃復。一婦始病瘧，當夏月，醫以脾寒胃弱，久服桂附等藥，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遂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日昏而不能視，足弱而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伯仁診之，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症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

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爲用也。」遂以東垣長夏濕熱成痿之法治之，日食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下榻行步如故。此伯仁甫（美稱）之治婦人也。

伯仁之治傷寒也，尤多獨識。一人，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安，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已升發太過，而多汗亡陽矣！遂致惡寒甚熱，肉羸筋惕，乃請伯仁診視。候其脈，細欲絕，曰：「此升發太過，多汗亡陽也；惡寒甚者，表虛極也；肉羸筋惕者，裏虛極也。」以真武湯，進七八服而愈。有潘子庸者，得感冒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却食，煩滿，欬而多汗，伯仁診之，其脈兩手皆浮而緊，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爲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理數日而愈。初衆醫以病後虛憊，且圖溫補，伯仁曰：「法當如是。」因違衆與之。又嘗治一婦人，已經汗下，病去而背獨惡寒，脈細如絲，湯熨不應。伯仁以理中湯加薑桂附子大作服，外以薑撥良薑吳茱萸桂椒諸品大辛熱藥爲末，用薑汁調敷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治法之變者也。上所論列，咸伯仁甫之治傷寒也。其治暑證也，恆樹奇驗。臨安沈君彰，自汗如雨不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居樓中，當盛暑，帷幕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朮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脈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苔黃，曰：「前藥誤矣！」輕病重視，醫者死之！素問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尤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耶？」又曰：「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病益甚。」悉令撤幔開窗，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爲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稍解；又兼以既濟湯，渴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徧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又治一婦人，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坐臥泥水中，脈浮而數，按之豁然虛散。

伯仁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格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當風所致。」乃與真武湯冷飲，一飲而汗止，再飲而躁除，三飲而病已。又一人，暑月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爲虛勞，將峻補之。伯仁診之，六脈虛微，乃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二劑而病如失焉！此伯仁甫之治暑證也。

雖然：伯仁不僅能治婦人、傷寒、與夫暑證也。其治雜病，亦多妙方。有盛暑出門者，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伯仁至，診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暑迫血而上行也。」乃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遂安。有苦胸中痞滿者，潰潰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伯仁脈之：關以上濡而滑，按之沉而有力，乃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炙燴，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但冬月降沉之令，未可猝行此法也。」乃候至春日晴明，以藥探之，大吐黑色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歷三四次，胸中洞爽矣。有患怔忡者，其人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等藥。幸未決。伯仁至，按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陰之火爲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所以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遂用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有僧病發狂譫語者，視人皆爲鬼，診其脈壘壘如薏苡子，且喘且搏。伯仁診之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所謂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

踰垣妄冒者是也。」遂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大劑，乃愈。此伯仁甫之治雜病也。嗚呼！世之業醫者衆矣，毫釐之差，動輒殺人，輕病重視，醫者死之（句出滑氏）。是以藥餌爲刀刃也（句出葉天士傳），可不慎哉！當滑氏之世，粗工已如許之多，幸伯仁甫出而糾之。起屬續（禮曰：屬續以俟氣絕），挽易簣（見檀弓），所活遂不可勝計（句見武進縣志許微傳）。時至今日，斯道日晦，粗工庸醫，所在皆有，安得如伯仁甫者，起而一一正之也。鍾毓又記。

校註十四經發揮序

余於乙亥之秋，東渡日本，歷時雖不久，已遍跡扶桑三島，是行也。志欲復興鍼灸學術，故每於休暇之日，不事休息，汲汲以發揚祖國古代之絕學爲急務焉。憶月之某日，有日人板木貢者，東京高等鍼灸學院院長也，以鍼灸聞名於國，所編著之鍼灸書亦甚多，因聞余之名，降格而來訪。余聆其議論，並讀其著述，知爲時下醫，有所問，頷之而已；又某日，邀宴於其家，出八田泰興氏所譯之十四經發揮以問難，余卒讀之，快於心而未現於色，蓋祖國此書幾已失傳，雖有薛刻（薛氏醫案附有十四經發揮）流行民間，書多錯簡，不足觀也，余曩歲屢欲搜羅之，今無意中而遇板木貢氏，又無意中而獲讀此譯本，是以知彼邦必有我國之古本存焉，乃逐日往各醫學書店，細心流覽，竟於某舊書肆中覓得一古本，急購而讀之，其中內容所論經脈之循行，空穴之部位，註釋之明瞭，較之日人譯本，與我國之薛刻，更覺詳而且盡，謂之曰發揮者宜也。夫十四經絡創於內、難二經，滑伯仁先生論而發揮其旨，鍼灸得盛行於元代，此滑氏之功也，厥後此書中國散佚，故鍼灸之學幾隨之而湮沒不彰，流傳於日本，彼邦之鍼灸又盛興，豈非書之瑰寶，有以致之歟？此次東行之目的，在發揚鍼灸之道，茲獲得此書攜歸祖國，未遑詳研，即行刊印，幸蒙謝君建明，校閱正誤，張君鍾毓作序並傳，以公之同好，惟迄今已時隔廿載，暇時玩味之，猶嫌未加註釋，今擬再版，特抽得餘暇，加以註釋，希我同道，有以發揚匡正爲幸。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澄江承澹齋序於金陵旅舍。

重刊古本十四經發揮序

王勳臣曰：「著書不明臟腑，真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又如盲子夜行。而古人好以無憑之談，作欺人之事云」。雖然，解剖之學，由來久矣。西儒之言曰：「公元前四百六十年至三百七十七年間，希臘亞細亞學派之領袖曰希氏者，嘗解剖家畜，觀察身體之構造，而爲解剖學之濫觴云」。然而，此非確論也。昔者岐伯云：「天之高，地之廣，非人力之所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臟之堅脆，腑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皆有大數。」此解剖學之始見於載籍者，實亦解剖學之嚆矢也！岐伯爲黃帝時人，以史考之，去今蓋四千六百餘年矣（約在公元前二千六百七十年左右）！與希氏之說較：如以歷史之目光觀之，則岐伯早希氏二千二百餘年；如其立足點觀之，則希氏所主者爲動物，而岐伯所主者爲人體也。是則解剖術之造端於吾華，亦已明矣！而血液之循環，內經已發其凡（按素問五藏生成論曰：諸血者，皆屬於心。六節藏象論曰：心者生之本，其充在血脈。靈樞營衛生會篇曰：周營不休，如環無端），固不待英醫哈斐氏之發明也（明崇禎時，有英醫哈斐氏，始說明人身血液循環之理）；腦之司知覺，靈樞膏明其說（按靈樞海論曰：腦爲髓海，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固不待傅路倫氏之試驗也（按泰西古時，不識腦之功用。有謂腦之作用，乃消心臟上冲之熱氣者。有謂心主知覺者。殆至十九世紀，傅路倫氏試驗野鴿之腦，始證實靈樞之所）在。至若內經所載治療之法，湯液醪醴爲甚少，爲灸者四三，爲鍼刺者，無慮十八九；而鍼灸者，以鍼刺或艾灸經絡孔穴，刺戟其機能，達到治病之術也。內經嘗云：「欲以微鍼，通其血脈。」又曰：

「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行是術者，必於其穴，或深或淺，皆有所本，蓋亦本乎解剖耳。然世之行鍼灸術者，非必盡諳夫解剖也，所恃者經絡孔穴耳。經絡孔穴者，先聖解剖人體之所得，示後世之規矩也。試取人而解剖之，固未必定有是經，定有是絡，而定有是穴。第以某穴治某病，其效如桴鼓者，何是？曰：「某者爲神經之分佈也；某者爲血管之徑路也；某者爲肌肉之起點也。雖未必確有此經絡，循經絡以求穴，則易得也；雖未必若斯之分佈，舉經絡以爲綱，則易識也。」然則，經絡爲想像，孔穴爲實驗，先哲之發明，豈忍淹沒哉！日本文部省管設孔穴調查會，聘醫學博士富士川遊、醫學博士大澤岳太郎、東京盲人學校校長町田則文、同校教諭富岡兵吉、盲人技術學校教授吉田弘道諸氏爲委員，經調查之結果，決定爲三百六十六穴；文部省又委托三宅醫學博士等五大家，從事解剖、調查而研究之，規定灸治點凡一百二十穴；復經後藤博士之研究，以謂英人海特氏所發明之海特氏帶 (Head's Zone) 與古來鍼灸之孔穴，有互相吻合之點。凡此數者，皆闡明孔穴者也。而其經穴之所本，蓋出於滑伯仁之「十四經發揮」。

伯仁名壽，自號曰櫻寧生，元時人。其撰十四經發揮者，慨鍼灸之道衰也；憫經絡之學晦也；而又懼乎遠古之書，後學或未易即解也。乃以靈樞經本輸篇、素問骨空等論，裒而集之，得經十二，任督脈之行腹背者二，其隱穴之周於身者，六百五十有七。圖章訓釋，綴以韻語，所以示初學者於是而出入之嚮方也。書成於至正初元，爲元順帝時（辛巳爲公元一三四一年），去今將六百年矣。是書始刊於薛良武，良武之子己（號立齋）特刊諸於薛氏醫案中，顧爲四庫所未著錄，不重於世，而世亦不經見也。及其流諸東邦，朝野傳誦，習鍼灸者，視爲必修，幾至人手一篇矣。往歲余讀日人八田泰與氏所譯本（按